

中国金石学

概论

宋有《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明有《格古要论》，清有《西清古鉴》，民国有《中国金石学概论》，它是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现代文物收藏的必读经典。



马衡◎著



开山经典 传世之作

时代文艺出版社

马衡◎著

中国金石学

概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金石学概论 / 马衡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87-2779-1

I. 中... II. 马... III. 金石学—概论—中国 IV. K87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828号

中国金石学概论

马衡 / 著

出品人 / 张四季 选题策划 / 陈琛 责任编辑 / 苗欣宇 左继红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电话(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 700×980毫米 1/16 字数 / 290千字 印张 /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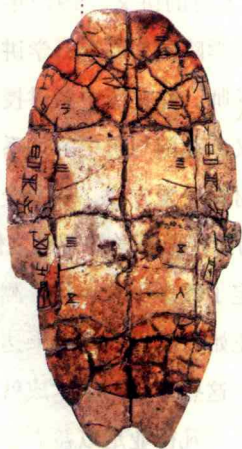
版次 /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金石学概论】

出版说明



《中国金石学概论》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马衡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课程时所著讲义，它也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我国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吴昌硕去世后他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遥领社职”，并从1924年起，多次参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点查、维护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在战乱中亲自主持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确保了故宫万余箱文物毫发未损，更在关键时刻拒运文物赴台，使故宫能以今日的面貌存在。

金石学是指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零星的、未经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物或传世品，研究方法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研究目的是与古籍记载相对应，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或者校订文字记载的错误。它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形成于北宋，到了清代，正式有了“金石学”的命名，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金石学是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收藏热发展起来的，比如北宋的时候出现了《考古图》，这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金石录》等石刻著录书。明代出现的《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到了清代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出《西清古鉴》等书，其后，在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方面有了专项研究，到了清末，研究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明

器和各种杂器，蔚为大观。

但金石学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虽然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精于汉魏石经，其治学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郭沫若认为：“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

这本《中国金石学概论》，是马衡任教北大时的讲义。1917年，马衡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并于次年任文学院国文系金石学讲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作为讲义的本书，不仅探讨了金石学的定义、范围与历史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金石学研究方法与搜集、保存、流传的材料处置方法，堪称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具有统领学科的巨大价值，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马衡在学术上成就众多，贡献巨大：他确定了殷虚甲骨年代，测定了先唐十五等尺长度，肯定石鼓为秦刻，对汉熹平魏正始石经之研究成果达到后人难逾之高度，深入探讨了中国书籍制度之变迁……这些卓越的学术成就，都体现在这本《中国金石学概论》中。郭沫若评价他：“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计，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考古学传入中
国和石经为
金石学
的
中国
家，他
《概论》堪称
文献，其
价值，被誉为
之作。



中国金石学概论

【中国金石学概论】

绪论

Introduction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

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遗文也。其虽无文字而可予吾人以真确之印象者，如手写或雕刻之图画，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物等，皆有意识之作品也。

由上所言，既名金石学，而范围乃不仅限于金石者何欤？盖有故焉。试先述其名称之由来及学科成立之概况。

商周之时，所谓金石者，皆指乐器而言，非今之所谓金石也。其以金与石并举，而略同于今之定义者，盖自秦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群臣奏议及始皇二世诏书，多曰金石刻，或曰金石刻辞。其意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辞。后世称此类刻辞，谓之金石文字，或竟简称为金石。

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昔傅山问阎若璩，“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阎举七事以答之。王鸣盛为钱大昕作《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又续举十一事。李遇孙辑《金石学录》，其第一卷中皆辑自经典《史》、《汉》以及唐五代者，并阎氏王氏所举者计之，亦不过四十余事。此四十余事中，不皆属于考证。其有可以订讹补缺者，亦皆一鳞片甲，不能成家。有宋一代，始有专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吕大

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述，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侔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学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

宋以来之为此学者，大致分为二类。其一可名为古器物之学，不论其为金为玉，不论其有无文字，凡属三代、秦、汉之器物，皆供赏玩者是也。其一可名为金石文字之学，不论其物质之为何，苟有镌刻之文字，皆见采录者是也。故此二者之范围，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甃之属。至于今日，古物出土之种类，日益滋多，殷虚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皆前人著录所未及者。物质名称虽不足以赅之，而确为此学范围以内所当研究者。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

有传入中
和石则为
的
国
，他
《论》堪将
文献，其
时值，被考为
作。



中国金石学

概论

002 >>

【中国金石学概论】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概论 001

历代铜器 002

历代石刻 082

金石以外诸品 126

第二章 铜器 141

中国之铜器时代 142

戈戟之研究 147

汉延寿宫铜鐙跋 152

北魏虎符跋 153

第三章 度量衡制度 155

历代度量衡之制 156

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 163

新嘉量考释 169

湿仓平斛跋 176

第四章 石刻 179

石鼓为秦刻石考 180

明安国藏拓猎石碣跋 186

汉三老赵宽碑跋 188

汉司徒袁安碑跋 192

汉司空表敞碑跋 193

晋荀岳墓志跋 195

北魏墓志跋六种 197

保定莲花池六幢考跋 202



古碑传入中
国石刻为
主
内
图
，他
《论》堪称
《论》，其
便，统称为
作

中国金石学

概论

002 >>

第五章 石经 205

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206

石经词解 215

魏石经概述 221

汉石经集存原序 224

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 226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 228

附 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231

汉石经鲁诗校文 238

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 240

魏正始石经尚书多士及春秋文公残石跋 242

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 243

晁公武刻古文尚书残石跋 249

第六章 书籍制度 251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252

记汉居延笔 264

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 268

汉兵物簿记略 269

第七章 谈刻印 273

谈刻印 274



第一章 概论

考古学家谓人类进化之阶，由石器时代进而为铜器时代，更进而为铁器时代。中国当商周之时，铜器最为流行，是为中国之铜器时代。自周室衰微，石刻之文兴矣。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中国矣。此章于金石材料之外，兼述非金石诸品。其中有为古人所不及见者，有为著录金石诸书所未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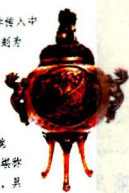


金石学

《500 003》

第一章

古史辨入中
和石刻有
季
的
中国
史，他
《论》等
文，其
余撰、校
之作。



中国金石学 概论

002 >>

历代铜器

考古学家谓人类进化之阶，由石器时代进而为铜器时代，更进而为铁器时代。中国当商周之时，铜器最为流行，是为中国之铜器时代。今日流传之古铜器，十之七八为其时之物，文字花纹制作皆工细绝伦。吾人观其艺术之精，即可想见当时冶铸术演进之程序矣。古籍中于金工之事记载详备者，当推《考工记》一书（《考工记》虽以补《周礼》、《冬官》之缺，犹不失为东周时之书）。《考工记》言：“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鳧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此言分职及合金之品数也。六职各条，则言诸器制作之法也。又篇首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则言百工之事世继其业也。分工则其艺专一，世业则其术精进，无惑乎商周时代铜器之多且精也。降至秦汉，世工之制虽侵废止，而铜器时代之积习尚未尽除，故尚方服御诸器犹相沿用铜。至于后世，铜之材料渐缺，以之铸钱犹虞不足，遑论铸器。故始而严禁以铜铸器，继而毁器以铸钱矣。今传世诸器，商周为多，秦汉魏晋次之，六朝以后最少者，职是故也。

其名称类别，倭指难数，今括其大要，约分六目：一曰礼乐器，二曰度量衡，三曰钱币，四曰符玺，五曰服御器，六曰古兵。次第述之如下。

●一 礼乐器

《礼经》所记礼乐诸器，汉儒笺注已不能无误。后世治礼者，以意为图，失之愈远。宋人若吕大临、黄伯思辈，搜罗古器，探索源流，审释其文字，考订其形制，据《礼经》以定名称，凭实物以正笺注，于是远古法物，始与经文相发明。有清一代，通儒辈出，循是以求，益加精进。汉代经师之失，赖以订正者尤多。较之全凭笺注臆定形状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礼器之总名，古人概曰尊彝。有合称尊彝者，有单称尊或彝者。分言之，

则烹煮之器曰鼎，曰鬲，曰甗，黍稷之器曰敦，曰簠，曰簋，酒器曰尊，曰彝，曰壶，曰卣，曰觥，曰盃，曰爵，曰觚，曰解，曰角，曰罍，曰勺，脯醢之器曰豆，盥洗之器曰盘，曰匱，载鼎实之器曰匕，曰柶，承酒器之案曰禁，盛冰之器曰鑑。其名称往往见于器中，读其铭辞即知为何器。

其为用也，则有宗器，有旅器，有媵器。

宗器用之宗庙。凡曰作宗彝，作祭器，或器名之前著其祖考之名，或称尊彝、宝彝而有蒸、尝、享、孝等字者，皆是也。

旅器用以征行。古者天子诸侯之出，必奉主车，每舍有奠告之礼，《礼记·曾子问》言之详矣。《春秋左传》曰：“牺象不出门”，《礼记·曲礼》曰，“祭器不逾竟”，则凡师田之祷祠，不得不别作祭器以供之，是谓旅器。

《周易·旅卦》之《释文》云：“羁旅也”，孔《疏》云：“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是旅有行义。故虢叔簠直铭之曰“铸行簠”，公父匱曰“铸行匱”。他若史宐簠曰：“作旅匱，从王征行”，曾伯鞮簠曰：“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虢仲簠曰：“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簠”，皆明言征行。旅之为字，异文尤多。有从辵作逝者（曾伯鞮簠，陈公子甗），有从车作旂者（仲叔尊，毛公敦，旧释旅车二字，非），有从车从止作旂者（伯贞甗），有从广从车作旂者（旅车卣），有从从、从辵者（单从鼎，芮公鼎，旧释从，疑亦之省），有省旅著车者（车卣）。辵也，止也，车也，皆有行义。证以铭辞，求之字义，其为行器明矣。

媵器用以媵女。《说文》（人部）：“佚，送也。吕不韦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又（贝部）：“剩……一曰送也。”盖以人送嫁谓之佚，以物送嫁谓之剩，古者佚、剩本一字也。鄒子簠曰，“用铸其簠以剩孟姜秦嬴”，鲁伯厚父盘曰：“作仲姬俞剩盘”，其字正作剩。又有作朕（寿鼎、薛侯匱、鲁伯愈父鬲），作儻（季良父簠），作媵（芮公鬲）者，皆佚、剩二字之省变。凡此诸器，无不著女姓者，尤为以物送嫁之明证。

以上三者，皆礼器之用也。

与礼器并重者，则有乐器。乐之八音，金居其首。传世之器，种类不多。今所见者约略举之，惟钟、鼓、磬、铎等数种而已。尚有非金属之乐，如埙，如磬，亦附述于后。

古之礼乐器，祭祀与燕飧共之。故钟鼎之铭难言祭祀，亦有兼及燕飧者。如邾公华钟云，“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先兽鼎云：“作朕考



司母辛方鼎

商代晚期 通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5号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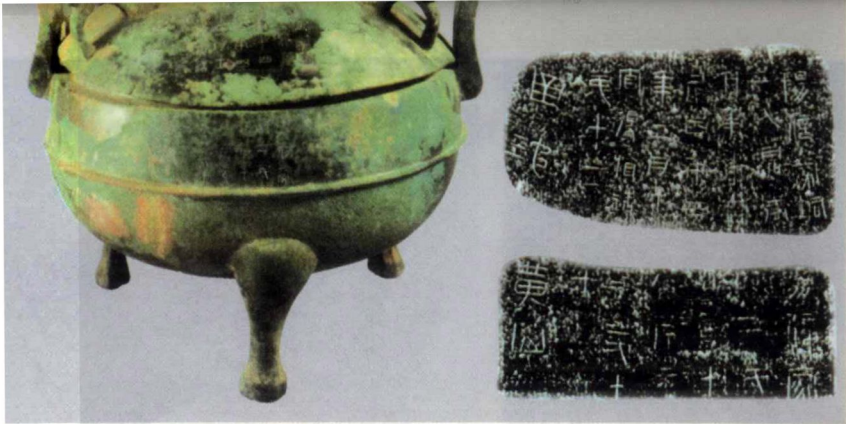
毛公鼎

西周宣王 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清道光末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宝尊鼎，朝夕飧厥朋友”，明燕飧与祭祀同器也。亦有不言祭祀而独举燕飧者，所见惟许子钟、邾公轻钟、子璋钟、簠鼎、赵曹鼎、歆敦等数器，是或专供燕飧之用者欤？

鼎 鼎本象形字。商器有作父己宝鼎，其字作，象三足两耳硕腹之形。《殷虚书契》（卷八第七页）有字（卜辞皆以鼎为贞，与许说合），犹不失其形状。其后渐趋整齐，由而变为（《书契》卷七第三十九页，与厘鼎字略同），（同上），（师奎父鼎）、（毛公鼎），最后乃成小篆之鼎（）





阳信家鼎

西汉中期 高19.5厘米，口径18.5厘米，1981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茂陵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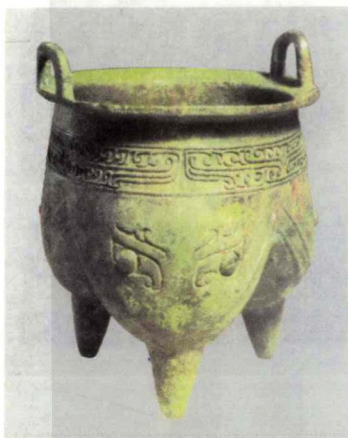
之变为 Θ ，犹 𠂔 之变为 𠂔 ）。其为卦也，巽下离上，有烹饪之用，孔《疏》所谓就用释卦名也。于字则象其形，于卦则明其用，二者本不相涉。许氏引《易》以解字形，谓“象析木以炊”，求之六书，转不可通。

古人制器，本以应用，故鼎之大小虽无定，而形制则皆有足有耳。足者，虚其下以待爇也，圆者三足，方者四足。三足为鼎之常制，故古人多以鼎足表三之数。耳者，所以贯铉而举之也，故多在唇上。其在唇外者，则谓之附耳，《尔雅》（《释器》）所谓“附耳外谓之鈇”是也。所以附耳于外者，为其可以容盖也，故附耳之鼎，皆莫不有盖（凡礼器之无盖者，则覆之以布，是谓之鬯）。汉鼎多短足附耳有盖。盖有三耳，仰之则成三足。其制自六国时已然。夫鼎足本为炊爇而设，短则不能置薪，不几等于虚设乎？然由此可以推知灶之设备，盖至晚周时始完，其先之所谓灶者，不过指炊爇之所而言，炊爇时仍各于器下置薪，不似后世之指炊爇之具也。

鬲 鬲亦鼎属。《尔雅》（《释器》）：“鼎款足者谓之鬲。”郭《注》云：“鼎曲脚也。”《史记·蔡泽列传·索隐》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今验之于器，足皆中空，始信司马贞之说较郭璞为有据。所以必空其足者，取其近火而易熟也。其制三足，略与鼎同。腹硕而口较敛，不皆有耳，此为异耳。

其字亦象形，许君谓“象腹交文，三足”。单伯鬲作 𠂔 ，召仲鬲作 𠂔 ，其形最肖。

甗 甗之上体似鼎而无底与足，下体似鬲，中著以箅。有上下各为一器



兽面纹鬲

商中期 高15.2厘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斜条纹鬲

西周中期 通高11厘米，口径13.6厘米，洛阳市博物馆藏。

者，有合成一器而不能分者，有以机钮连属二器俾可开合者。其制多为圆形，然亦有如方鼎之制而下承以四足者。《考工记·陶人注》引先郑云：“甗，无底甗。”《说文》〈瓦部〉：“甗，甗也。一曰穿也。”（段玉裁改为一穿，然甗不止一穿，其义仍未安。）是其为用正如今之蒸笼，所以承水升气于上也。三代以后，形制微异。潍县陈氏藏汉渔阳郡孝文庙甗，上器如盆，有盖，下器如洗而腹较深，中有甗，不作上鼎下鬲形。铭文称为铜甗。吴大澂《恒轩吉金录》有平阳甗，制如孝文庙甗之下器，铭文称为甗。端方《陶斋吉金录》有晋釜，上下二器，与孝文庙甗同，铭文称为铜釜。则汉晋之制大略相同矣。

《说文》于鬲部收甗字，曰“鬲属”，于瓦部又收甗字，曰“甗也”，其

兽面纹鬲

西周 口径26.5厘米，通高41.2厘米，重量5.3千克，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





鲁仲齐甗

西周晚期 通高41.1厘米，口径31厘米，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实虞、甗为一字。鬲之重文作甗，则甗当为虞之重文明矣。惟见于商周器铭者又皆作𩰫（从虍，从鼎，从犬，郑大司寇省鼎、寔甗省虍独不省犬），无作虞或甗者。《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有𩰫字，释作甗，正象器形。是又最初之象形字矣。

据《考工记》言“陶人为甗鬲”，是鬲甗皆为陶器，后乃有以铜制者（古器本不皆用铜，今所见礼器皆铜者，盖以铜仿制之耳）。但今出土陶鬲甚多，而陶甗则未之见。

鼎、鬲、甗同为煮器，用各不同。旧说鼎用于肉载，鬲甗用于粢盛。今验之器铭，鼎盖兼有二者之用。有曰鬯彝（史颂鼎），鬯牛鼎（召鼎），脍鼎（趯亥鼎）者，用于肉载者也。有曰饔鼎（戠叔鼎），簋鼎（厘鼎）者，用于粢盛者也。鬲则曰簋鬲（白茂父鬲），饔簋（戏伯鬲），甗则曰用簋稻梁（陈公子甗），皆只供粢盛之用。《仪礼·士丧礼》，“夏祝饔余饭，用二鬲于西墙下”，《世说新语》（夙惠），“陈元方季方炊……忘著箒，饭落釜中成糜”，是皆以鬲甗煮粥饭之证也。

簋鬯二字，旧释不一。且有以铭中直称作簋（尚鼎），作鬯（旂妇鼎），而疑为器名者，尤为非是。

簋，盖盂字。《说文》（皿部）：“盂，黍稷在器以祀者。”前人以盂盛非鼎实，遂不敢确定。今知鼎之为用，兼任粢盛，则簋之为盂，复何疑义。



鼎字，王静安谓从匕肉，从爿，从鼎，有匕肉于鼎之义，引申而为进为奉。历鼎应公鼎之“夙夕鼎享”，即《诗·周颂》之“我将我享”。其说是也。

鼎称烹鼎、鬯鼎，犹壶称醴壶（郑裯叔宾父壶），盘称頳盘（鲁伯愈父盘），就其用以言之也。所谓作鬯、作烹者，偶未著其器名，非即以之名器，是犹旅器之曰作旅（癸王彝），剩器之曰作剩（稣冶妊鼎）耳。亦有非鼎而以鬯名者，如敦曰作宝鬯（来兽敦），作尊鬯彝（龙姑敦），作鬯彝（史颂敦，宗妇敦），簠、壶、角、盘、鬲、甗，皆曰作赞彝（宄簠、宗妇壶、日辛角、宗妇盘、王作赞母鬲、妇姑甗），或为黍稷器，或为酒器，或为盥洗器，皆与匕肉无涉。其中如史颂敦、妇姑甗及宗妇敦、壶、盘之铭，皆有同文之鼎，其铭辞不差一字。意其时并作诸器，即以同一之铭辞被之，而于鬯字之下著器之共名。其后沿用既久，亦间有用专名者，如伯雒父敦曰“作宝鬯敦”，树仲敦曰“作鬯彝尊敦”，遂成进奉之义矣。

敦 敦为盛黍稷之器。其制似盂，或敛口，或侈口。下有圈底，或缀三足，或连方座。旁有两大耳（耳或下垂如珥）。上有盖，是谓之会。盖亦有圈，却置之可以为足。

又有自来图录家所称为彝者，考其形制，亦皆为敦。自《博古图》以敦之小者列入此类，后世相承，遂有彝之一目。此事自陈介祺潘祖荫诸人辨之，而王静安始著其说于《古礼器略说》。

簠、簋 簠、簋之用与敦同。《说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簋，黍稷圆器也。”今验之古器，适得其反。簠侈口而长方，簋敛口而椭



镶嵌兽纹敦

春秋晚期 通高16厘米，口径12-13.5厘米，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馆藏。